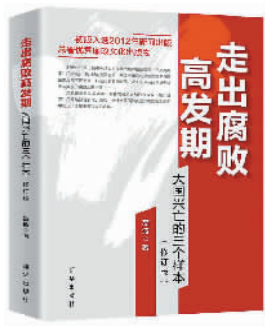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走出腐败与时俱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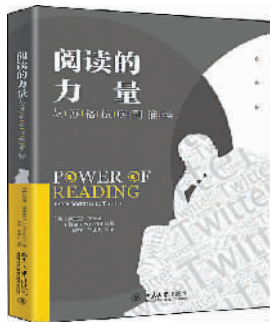


《走出腐败高发期》
高波 著 新华出版社

《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以中、英、美三国在17至19世纪中的三段腐败高发期为研究对象,剖析了腐败高发的特征、类型和解决路径。

本书探讨了一系列国家治理的新思路和新理念,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有益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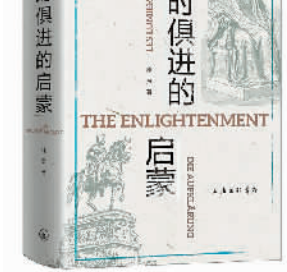
《阅读的力量》
[英] 弗兰克·富里迪 著
徐孜 李思凡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全面梳理了自苏格拉底以来数百位西方思想家有关阅读(reading)和读写能力(literacy)的经典论述,系统考察了阅读对不同文化处境中的读者和社会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对当代阅读文化的独特性及其面临的真正挑战进行深入剖析,对各种贬低阅读和读写能力的倾向及试图回归口传文化时代的幻想进行了驳斥,主张重建一种以寻求真理和意义为旨归的阅读文化。

《与时俱进的启蒙》
徐贲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通过对18世纪前后不同国家的启蒙运动的交叉比较分析,重点分析了开明专制(启蒙专制)的思想与实践;作者认为启蒙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未竟的事业,并从多个主题、多个层次加以重申。

作者既熟悉国际前沿学术成果,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又拥有对当下问题的现实感和洞察力。

《无杭》
江映烛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着重刻画情绪的成长类长篇小说,讲述了“少年江川絮的理想国从建立到崩塌”的故事。书名《无杭》取自屈原的《九章·惜诵》:“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意为没有渡船。该书以江川絮的成长为主线,涵盖了故乡、家庭、校园、友谊及少年内心等各个领域,巧妙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假借一双奇异且叛逆的“讥讽之瞳”窥探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深层次解构了一个少年对成人世界的困惑与理解,同时也对“部分群体”进行了由浅入深、由拙及巧的描画。

多重空间的建构

唐冰炎

甘建华因为有着地理专业的背景与校园诗人的双重优势,大胆地选择了新诗文体进行他独到的地理书写,《甘建华地理诗选》很好地将自然空间与人文空间、地理知识与诗性抒情融合在了一起,构建了活色生香的多重诗歌空间。

民俗是文学创作的丰厚土壤,我国从《诗经》开始便有着书写民俗的文化传统,这对作者的知识体系与审美眼光都是具有挑战性的。甘建华的诗歌文本中注入了大量民俗元素。如《茶卡:青盐之魅》:“撒豆成兵,撒盐而驱邪除鬼/古老的习俗,一直在民间延续……”诗中古代的撒盐民俗以鲜活的画面配合画外之音呈现出来,再与眼前茶卡的青盐与天空之镜的美景勾连起来。

诗歌抒情是传统,但甘建华的地理诗歌因传播知识的需要,带有了非虚构叙事的特征,可以说他的诗歌形成了一种科普美学的模式,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形塑出地域的特色。如他的诗中各地的历史名人,如“离开南平亭,揖别隶水/洛阳宫中痛哭与尖叫”的蔡伦(《蔡伦故宅考》)、“跪见懒残和尚,牛粪火堆/半个芋头,许做十年太平宰相”衡山郢侯(《衡山的郢侯书院》),文字里的每个地域名人的气息与体温都扑面而来。

书写地理的诗人心目中一定澎湃着对故土、祖国的炽热之爱。甘建华的诗歌其实也是一种“托物言志”,一章一木都寄寓着他浓郁的情感。在《闻柏树山出现雪豹》中,他生动地描述了一个雪豹捕猎羊羊的情节“雪山隐者,极其聪明的精灵/颜色与岩石混同,悄无声息地/潜伏在峭壁顶端,一只脚/往前轻轻地探出……雪豹舍弃岩羊,紧贴巉崖/成为绰约的石块”。自然中血腥的搏杀在诗人的笔下意外反转,有了人性的温暖。《过当金山》中,诗人塑造了一个极具感染力的少数民族妇女:“剪纸定格:一匹马,一个女人/头上的帽子,竖着高高的尖峰/曳地长皮袍,粗陋而又华贵/黑红色脸蛋,无法判断真实年龄/……”她也朝向公路,咧嘴一笑/牙齿如刀片般白……”因为有这位女性的存在,当金山渲染得柔情而鲜活。《拓荒者·父亲·这片绿荫》中,前辈的拓荒者将深情赋予沉重的劳动中,肉体承受的痛苦在自己的后人能够获得幸福快乐的想象中而化解,充满了人性的坚毅、温暖与豁达:“父亲,作为一名拓荒者/他的名字/永远是年轻”。

甘建华的地理诗歌书写不仅建构起了他作为地理学者的知识空间与人文空间,更作为一位情感细腻的诗人文构建了浪漫的诗性空间。他的地理书写既诗性地传播地理知识,又尝试将非虚构与抒情融合的实验性,为新诗书写开辟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途径。

书籍》,2019年12月开播,一共5集,播出后获得了豆瓣评分9.3。

首集《书海编舟记》,镜头对准的是编辑和译者;第二集《二手书的奇幻漂流》,讲的是书籍和爱书人的奇遇;第三集《绘本中的奇幻世界》,讲述了蔡皋、熊亮、蔡然三位绘本创作者的故事;第四集《设计师的纸上王国》,推荐的是书籍装帧设计师以及相应作品;第五集《快时代阅读指南》,介绍了三位爱书人的阅读指南。

有意思的是,第二集中第一句话说的是,“书籍,从一诞生,就开始了它的奇幻漂流”。这与《订书机》有着不期而遇的“默契”。一本书从诞生、被阅读到流转整个过程,都与人不分隔不开。从作者苦心创作的书籍,经由编辑和设计师之手,成为一本拥有独一无二的外表、触感、味道与个性的书籍,然后再进入书店、图书馆被读者阅读,再经过流转到二手书店和淘书人手中。

《但是还有书籍》的题名来自于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一首同名诗歌,诗里写道:但是书籍将会竖立在书架,有幸诞生,来源于人,也源于崇高与光明。

纪录片让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书籍之美,也能经由书籍看到背后的人,看到崇高与光明。总导演罗颖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以外,还拥有无数个平行世界。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记录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爱书人,捕捉和书有关的那些精彩故事,向编者致敬,为爱书人点赞。”

《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将于今年第二季度上线,依然由演员胡歌担任配音。

出版、平面媒体、电视媒体和纪录片创作,大家的共同点是会被好内容打动。“我们都看好书背后的故事这个方向,既是我们擅长的可以讲好故事的领域,也是我们感兴趣的。”董良说,于是从2019年开始,他们组成了一个团队,全力以赴策划、制作与出版相关的节目、内容。

节目有两个出发点,其一就是聚焦“做书人”的故事。一本书从作者最初的构思到在读者手中有很远的距离,其中各个环节的人住住藏身于书的版权页中。“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站到聚光灯下,说说他们的故事。”

这些嘉宾,“每位都是不同程度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想把这些故事讲出来,让观众多一个了解书的渠道,与图书建立更深的连接。”董良说。

另一方面,则是挖掘出版业内积存的大量优质内容,也是帮助图书宣发。

在董良看来,现在的购书体验有很大的变化。线上购书,大数据推来推去就是那几本书。线下书店,有限的空间里陈列的品种有限。小时候逛书摊、逛书店那种“惊喜”没有了。

在第11集中,开在胡同里的书店主萧勇希望他的顾客能有“不期而遇”的喜悦。董良则希望通过《订书机》,让读者多获得不期而遇的美好。

向编者致敬,为爱书人点赞

纪录片《订书机》的播放平台是B站。在该平台上有一部“破圈”的纪录片《但是还有



法国画家阿尔伯特·奥布莱特主要以他的风俗画和人体而著名。1881年的海外之行对他的艺术灵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第一幅东方主义画作《浴场中的土耳其女人》取得了巨大成功,曾任突尼斯艺术家协会主席。他还曾是“国家艺术学院”的教授,据信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在《纪念过去的事情》中虚构的画家M.比切的灵感来源。图为《在花园小路上阅读》(1883)。 图文 晓阳

高谈阔论

著作等身有几个意思?

欧阳

新近看到一份2020年国内图书零售市场的报告,简单浏览一番数据之后,思绪被带上了歧途:其中的个别数据让我想到了别的意思。

过去的一年,繁荣的出版业不知道制造了多少本书,按照“报告”给出的数据,2020年有196万种书销售数量不及1000册,而头部1%的图书贡献了57.73%的码洋,前5%的图书贡献率占比高达81.17%。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本来嘛,顶端的优秀作品稀罕,再加上还得作为“商品”跻身市场,别说掀起波澜,就算能荡起微末涟漪的“角色”也是不多的见。

毕竟,按照书达人内部流行的说法:绝大多数书是不值得阅读的。尤其是众多识字人士热衷著书立说的当下,就一般的图书而言,真若能取得几百册的销售量,应该说已经很不错了。现实中,很多受资助的学术书籍几乎就没有人买——关系好的可被赠予,离得远的根本不知书名。再加上以“论文”之名印刷凑数的各种著述,以及各色自费印行的文人雅士之作,更是罕有人理睬……

当然,书该不该出版这事儿无需我等闲杂人士操心,那是出版人(公司)的业务,专心牟利的出版商肯定不会做赔本买卖,尤其是

北京知多少?

——《燕京感旧录》随想

刘茁松

想来绝大多数人都填过“籍贯”栏目,但若问一声什么是“籍”?什么是“贯”?能回答的人就不多。我也是刚从朱小平的新书《燕京感旧录》才读知:“籍”是职业,“贯”指出生地。

《燕京感旧录》写了多少个年多少个月,多少条巷多少条街,多少堂殿,多少人物,即使是老北京人,又知多少?

“让我们荡起双桨”,假如配合朱著《中山公园里的幼儿园》一文欣赏,对歌词中的“尽情欢乐”会有近在眼前的美感。评价一地生活之美丑,儿童是不可缺的视角,童年是不能少的维度。在《童忆趣》里,我们看到“那时的二环路一带,还是护城河、城墙、野地、菜园,逮回蛐蛐之后放入罐中,每日观斗,其乐无穷”,“那时的北京也没有不准养动物的禁令,我小时候就养过鸡、兔、猫、狗、鸟、鸽子、刺猬(北京那时四合院老房多,有时还能抓到刺猬)、蚕、鸭、金鱼、小白鼠等,这里面就有无穷无尽的乐趣”。

对于成年人,北京就像颐和园的长廊彩画,人物众多,场景丰富。《“音徽往矣,百身何赎”》写的是湖南衡山出生的陈少梅。启功先生1981年看到陈画《钟进士醉酒图》,感慨“其纸不过三十年,其笔三百年”。《蔡锷旧居与小凤仙》写的是民国卫士蔡松坡,此文还写到小凤仙的归宿:“20世纪50年代,小凤仙曾拜访过去沈阳演出的梅兰芳”,“梅兰芳托人为小凤仙找到机关学校保健员的工作”。

《从赵家楼说到曹汝霖》一文告诉我们不少教科书上未详说的细节。“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在日伪时期,曹也利用与日本人的关系,办过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北京大人物多,《燕京感旧录》也写了不少。张自忠、张学良、张大千、马叙伦、马连良等,书中均有独到笔墨,咱不赘述。只说说《最后的文人:张中行》。张先生是文人,这有书为证,其书文笔灿然,也有文为证。说他是“最后”,作者认为:“像张老这这么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文人,一个有旧式文人情调、才学和深厚国学根基及北大传统气质的学者,真可以称之为广陵绝响了。”在作者看来,张先生“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一个旧学根基很深的、很博学的、带有怀旧情结的、也许是无意于功名的文人”。

读到“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意味深长,联想到“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也觉得意犹未尽。



上海图书馆藏书票

玛伽供图